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

自菴類彙

祭文

哭杜威州文

嗚呼天下之生夭壽並區吉凶同域莫可終詰也歲
在丙寅余校中祕書余友虞仲易及楊節毅公以書
郵余曰子未有室成都杜子仁端人也其親知皆天
下賢士今其子長矣子盍妻諸余未及報尋丐守漢
嘉以歸明年還里余以虞揚之言宜信不復他求
昏又明年而委禽焉禮成之夕公與余表叔父一見
投分不翅平生僅踰月公死則元年三月也叔父常
悒悒念之踰年始獲拜公像于成都哭之慟又踰月

而叔父死則二年之三月也相望各旬歲安知其遂
相從於九原也與哉余與婦各執喪于服舍卒卒之
懽曾不盈旨而無涯之戚殆將終身尚安用生斯世
也與哉去冬余葬余叔父銜茹荼毒曾未數月而公
之子今又以公之即幽之日月告憂患摧心精力遐
漂靡所濟集益覺歲月適卒人命危淺嗚呼余永無
望也與哉衰制攸繫義不得先往以聽役於將事者
亟馳薄奠姑識余衷儻未即溘去或能援我吊也與
之義蒙鷄曳素臨封宰上爲公一哀而出涕也言不
能文神鑒之哉

代哭楊端明輔文

宋本原闕

復引疾求謝夏五月至京口秋七月除兵部尚書
兼侍讀未及造 朝除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赴
鎮旬有九日大星隕于府公不起疾詔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尋贈光祿大夫三年七月庚寅其孫令
圭以公之喪返自建康四年八月壬寅葬于小谿
縣落星山竊惟公平生淑德茂行出入中外幾五
十年有誄有銘有功狀有卹章有奉常之謚有史
氏之策雖如余之晚陋亦嘗附於前五人之末者
知公不爲不詳而亦安所措詞也獨原公之心人
所不及盡知者爲辭以哀之曰

桂樹兮交槍谷陬兮澗涯芳菲菲兮羅生遠迢迢兮

孤枝日杲杲兮扶桑招美人兮雲旗濯春暉兮暄和
驟景馭兮赫戲步蘭皋兮止息遵大道兮透遲甌夷
猶兮索胡繩莫容與兮畦留夷老靈脩且焉服媚兮
胡爲乎庭之麋歷靈辰兮園丘款清德兮神娛埒其
征兮有任之微不可殄兮維民之彝心戚戚其未安
兮目炯又而懷疑胡椒檄之充幃兮荃不得揆余之
思嘿遐情而涕洟兮蹇不留而空歸盪余轡兮跼丘
女婉孌兮調飢輟余榜兮漢廣方余拙兮涪之湄荃
不余遺兮救蹇脩以下詒蹙蒼波兮干浙望重華兮
激訶風颯又兮助余以太息嗟長纓之浪清兮不覺
涕之橫臆瞻睖葛兮日極歛郵傳兮孔棘柵又噬兮

夜編梟橫絕兮晝黑寒杜若兮涂潦顛水芝兮茅塞
命不可說兮或推而遠蜀無他揚兮濟事以權弭余
節兮舊服盪赤子兮安眠鎮幾事於不容髮兮此無
素而能然莫吾知兮膏鬱誰陳獨我眷兮天王聖明
紉蕙纒兮余戶將以遺夫友朋舟流乎莫屆行邁兮
靡臻遺余玦兮明畿畀余鑰兮陪京期不可兮時並
路漫漫兮重陰猿啾啾兮鶴飛風冥冥兮雨淋癩患
兮肝傷往孰與兮今斯今

哭袁參政說友文

嗚呼耆臣宿弼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斯晨維建
安公蚤事阜陵揚歷中外今三十春歷從入藩翊樞

佐衛維忠依純維夏斯楹萬日喁喁白麻在廷引疾
求謝午橋幅巾人侯公歸帝圖乃塵天不憖遺胡喬
厥齡遠道折軸扶桑成薪逝如可贖何直百身如壁
等輩生長西嶠自公之西實瞻我儀粵來周行日晡
袞衣一去不復今將疇依莫往子哭變陶余思一奠
矢誠終古之違

哭楊寶謨震仲文

國朝以仁厚遇士大夫以禮義嬰臣節故士之處變
率能隨事著見貝賊之變馬遂死之邕賊之變孔宗
旦趙師旦曹觀死之睦賊之變彭汝方詹良臣死之
偽楚陝虜以窺僭吳又夫死之偽齊引虜以陷大名

郭衆死之後此者八十年而興賊附虜以叛公死之
雖然公非諸公比也或向賊不屈或臨陣死守而公
未有所迫也青望猶後於時賢也以藐然孤蹤任六
十州向背之機明萬世君子之分僞檄之來引義語
索史寄聲訣家人而後屏人閉閣飾巾待終從容就
義如往如歸由是而爲士者迺知所決擇也則視前
諸公爲尤難也公非以一死爲諒也節義之稱不著
於平世非無也欲惡有其於生死者非獨賢者有是
心也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賢者亦率吾性素其
位慊於中而行之以爲人所當爲者耳況在巨子本
無毫髮過分事也世降道微義理不競而士之披然

自立不汙不屈者則昭昭然揭節義之稱於天下矣
間有遇患難而能真知實見爲君史一死則又絕無
而僅有矣是雖出於世降道微脫併是而無之則亦
無以爲國矣能始終聽命於天地而不貳者矣紀天
彝而扶人極立世教以奠民志皆在是矣有 國家
者無使全身失節者終其奉而賈忠入地者重不幸
則可以正邦矣幸不幸則固有任之者矣某夙荷公
知歸自萬里吊公獨後雖然公不亡矣吾知勉矣

哭趙廣安豆文

嗚呼君平余之妻之母之弟也昔在辛酉余僉判西
川君亦來介漕事始獲拜君子成都風規峻嚴氣象

開偉一見固心降焉而文聞親友間具言忠孝實德
古訓是師迂淡事業寵利莫撓則益起敬願交焉君
亦以意氣相許九二年欵從未始三日不聚首聚輒
移晷往往閉醪命炙餽壽螯毛擷醇注芳務廣採採
循高洛關輔之源流以上邇沫泗之傳其為學蓋參
觀徧考而據之以正臆覽博識而會之於約每使人
惕然有寡陋固滯之愧癸亥之秋余將造朝君亦
解漕屬且別復相謂曰昔者俱以職事不獲亟會素
露表臆今皆在行將為無相見期之別而舍我去乎
方軌齊驅度嵩松岡臨流釀酒飯于東門之圃累日
搜郭外山水勝處不主于君則質于我于飲于游于

釣于休蓋數日不能去君旣先余首塗出蕭寺飲之
酒日視哲哲耳語刺刺持我母去曰余歸杜門求吾
事以期無墮吾世焉耳矣而子也方爲世用其正學
之務母負而志來日浩漣子行勉之其數以書來母
我翦棄余惟其言之夜不志以沉今三年同行逮得
外補還至荊州猶得君手書燁燁累紙陳義悃悃且
言宿疾幸少間或尚堪作州余持以自慰曰吾歸復
得吾良師友矣正學立朝無負吾志固皆吾所當爲
然獨幸名場利區免於顛蹶可持面以見君無恧矣
舟未至韻集唐手吾婦翁書以君之赴來且曰夙有氣
疾自聞叛亂憤廢寢食而疾劇以至死烏乎傷哉愆

悠蒼天此何人哉呼巫陽而莫前頰大江而長號自
今蔽誰余之啓而各誰余之釋哉豈惟余之莫獲從
也習往聖之格言燭義理之正宗如君者能拔然自
立於頽俗末學之中其於西南人士亦所少見者矣
吁余今安所復實也矣河山載邈斂莫余待空莫余
送奠羞告虔悲惋猜臆豈獨親舊之情潮哉嗚呼哀
哉

哭女壁海文

嗚呼歲在癸亥汝生干成都汝母以產餘感疾而殂
時吾已得學官之除亟解僉幕偕汝護汝母之喪以
歸既葬挈汝造朝明年至臨安吾屬汝如謹視汝

時汝飲食糞汝長在吾側則猶汝母之存也逮九月
汝以脾弱因致風癰吾親爲問藥又使醫者王永年
診汝旣少間吾仍入太學考試謂當無他不一二日
汝叔翁以書來云汝疾作吾歸省狀則已不可爲矣
猶守汝藥汝數日而卒寓汝于僧舍後二年吾丐守
漢嘉不忍使汝與我偕東而捐汝於萬里也使人負
汝以歸越二年戊辰正月甲子允汝母之墓之左藏
焉吾行負神明使汝天闕痛傷奈何汝其有知其歆
此莫以從母於九京也

家廟祭文

維開禧四年戊辰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孫某

等謹以牲脯酒茗之奠致祭于皇叔妣孺人高氏鳳
娘子先伯父南五郎伯母趙氏五娘子先叔父鄉貢
進士南九郎叔母高氏愛明娘子窀穸之靈嗚呼自
葬我先大父于今三十有五年先大母爲壽家其旁
昔者嘗有治命于我諸父曰我死則合葬于是以從
汝父于九原也後十四年大母即世不幸天降割于
我家疫癘相尋自是喪祭疾病無尋日明年四月伯
母繼卒旣逾時不舉而陰陽家者流遂得以拘忌之
說肆今年曰山頭不白白矣明年曰隧道不明明矣
又明年曰墓龍不出出矣又明年復曰中宮不空家
蓄一書人持多喙雖皆誕謾不根而人所共疑不敢

獨異編歲歷撰事曰益變越六年辛亥而伯父卒越九年癸丑而叔母卒越十四年庚申而叔父卒是歲伯父之爲族人後者亦卒至是而諸父之存惟後高氏者一人某等因自惟念自大母下世兄弟長者其次者齒幼者穉今有室有家有祿有子矣使父祖淹延西序之攢而子孫食緇衣帛尚有顏面以生斯世乎爲父祖尚安用此不肖孤乎亦欲置若罔不問以惟事之早濟或又謂澤鄉沮洳坎隄又擗公啓之以納後喪設有圯頽各將誰執乃稽之禮經酌之人情而又考諸書神龍故事將合葬后于乾陵嚴善思謂尊者先葬卑者難復於後開入乞於乾陵之旁更擇

吉地取生墓之法別爲一陵且云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其議雖爲陵墓設然等而下之以用之於士庶人之葬送取義則一乃定議於昔壽冢之旁爲塋距百步地名文池得兌山下焉其地可容數穴北域雖異而岡連勢接新故雖殊而氣無不之遂命翦拂趙氏姆居左高氏妣居右二父在後先大母在二父後撰即窆之日得今年二月之庚申敢先事啓殯用酒醴牲牢以告嗚呼自大父始造我家我大母實相成之諸父皆不幸早世克紹我大父母者實惟今葬之二父賴焉不幸亦相繼零謝逮二十餘年緣情起義乃始克以二世之五喪窆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雖百身奚贖神其有知尚歆此薄奠以即安于新宅也

哭外舅杜威州文

某昔官於公之鄉迺識公見其容貌恂恂服用簡質夷考其行其鄉之人曰如其服若容訪其親知則皆蜀賢士大夫也余心降焉而未得也後數年取公之長子公不我棄遠道送將墜余于居凡三日穀敷衽論心情義欵篤始至如平生且別戒其子曰往之汝家善事爾長相爾夫子其儉共是務既去則又數以書來會期我乎莫之春要我乎其家其悃悃無華亦如其服若容余將撰日越以婦邁乃季春之四日

致土之毛遣人問無恙未三十里而及公之家之隸
遇諸途來訃公喪矣致書之日而公死之明日矣踉
跚挈婦晝夜倍道行百八十里逮至而不及馮其棺
矣余外姑以公之二子衰而逆我矣吁嗟天平爲善
者果不必報乎報而固若此乎三十年州縣以考進
階階不過外郎以資受任任不過二千石今日藩臣
以威州奏可而明日公寢疾病以死天胡奪之亟乎
循分迪彝不事矯競不見知於世固也而蒼蒼者未
知之乎善類惋嗟里閭驚愕而况余舅甥之至情乎
薄奠不腆公乎其尚能飲余酒如疇昔將爾予以過
余之日乎嗚呼

哭族兄德先文

嗚呼德先甫其真士矣乎余生也後不及知公於春
秋鼎盛之日迨其知之則公既耄而體冲虛澹宇靜
氣夷則未嘗與年俱耄脫有不知視其抑抑之儀而
德之蘊於中者固可推見矧余知公之深者乎聖賢
精微之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道之詞參稽徧考
而融貫擺落以潰于成惟已之爲不蘄知聞余雖甚
愚不肖而粗有志於學仕止必俱館置必親觀善之
益既足以啓發滯吝而誘誨之切又足以警策墮偷
由是於公益親公一日謂余曰吾殆將死矣姑聽吾
去余曰公奚爲是言也不可冬仲朔至之日公執余

手而言曰才知有蘇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余聞之
悚然明日又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援筆
書紙曰死生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字未
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嗚呼德
先甫果舍我而去邪大化流形聚散同體既全而歸
公則何憾而影沉聲謝既自今安所復質也寧不使
我涕泗之橫集也公今舍我去矣郡被是糜不克從
公于邁尚幾有以陰輔余志也嗚呼哀哉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自嫂之歸于四兄也敬共夙夜克相夫子以承
姑志環珮穆然闔門化之不幸遽厲虐疾七年于茲

暫已復作靡有夷瘳去年之秋力疾以辱丰眉就訪
良醫即過樂喜今年春疾作則曰昔者暑漏之不保
眉之良醫嘗遺我以安矣蓋俟少間而再往疾亦遄
愈乃果就道會郡有樂事奉姑游豫固無恙也俄而
體必不平由是則旦異而晡不同盡醫師術窮極萬
道沉以就木嗚呼人孰無疾而至於閱歲之久也人
孰無死而殞於方壯之年安車以來喪舟以還死生
旦暮如夢一覺嗚呼哀哉

哭楊修撰虞仲文

嗚呼盈天地間人爲物靈匪祿匪爵匪勢而榮人鮮
克信以胥厥生維公懋德秉政履繩維進不絀維用

不矜維居不矯先民是程厯然秀艾以考以寧無有
祗悔是遺子孫有必其馨媚于堦庭芸芸並區曹粹
虧盈奚集全福於公而并有來假守寔親美仁一見
雖舊相知維新欲往從之簡書是繩獨於牋素數瞻
儀刑或有來訟公體不平謂適然耳大命以傾諱音
之來霄涕失聲九袞非天胡斯涕零嗚呼哀哉耆德
宿囑在今幾人日替月謝如星之晨州有二老歸然
獨存厲我有士律我有民而奪其一天誰云憎殄瘁
之悲善類同心終畏簡書往吊不能歸心典刑寓此

二老佛謂長泉史容且甫時以太中大夫老於家年八十終

哭吳侍郎櫛文

嗚呼自師友道闕天下學士董董屈指後生未至已
不及師事前輩名場利區喪已爲人者蓋不足道也
間亦有志則溺文眩博自爲曖昧保殘守闕私恐見
破如公蓋親得廣漢張氏而事之者其宏深碩大槃
槃乎山嶽之鎮也寬易夷曠委委乎江河之流也其
不幸而不及師前輩者其亦幸而識公猶得以考言
行觀儀刑以闡衆芳之會也某蜀之鄙人早點策府
偶聯王事海內之士如其者履屐間所不乏也公一
見之頃似不以衆人待遇者合堂同席之際靡微不
講罔末弗諷由是之荆之蜀徃徃異席而容禮焉肫
篤懇款洞見膺焉每使人惕然有帶吝之愧自公去

蜀今四年矣孤根弱質居養移鑠其勢安能奮然自立以獨卒其業音驛雖闊而風聲相聞猶足以自傲忽有來諗謂公引年謝事者某曰此禮經當然也既又聞莫有繫維之者固竊異之既遂知公不起疾矣嗚呼天乎奚降割于斯文乃至此乎殄瘁之悲吾未知其如何也徒見公在蜀僅二年耳諱音之傳某與同志之友實涕失聲固也而識與不識聚泣交吊公微權勢人微交譽曩者卷卷者果何爲乎大化流形聚散同體公之此心其與形俱亡乎其不然乎崦山之江至于衡湘泯然神交共此一水公乎其尚能散余莫如疇昔崦陽祖帳之日乎嗚呼哀哉

哭虞萬州 剛簡妻趙氏文

嗟嗟夫人而止於斯衛國之子雍國之歸延閣之婦
萬侯之妻生長見聞不煩姆師終溫且任象服是宜
云胡弗訛伊戚之詒天有六氣人有四時孔惠孔時
福祿爾綏哀樂樂哀如何勿思矧是婦事無非無儀
夫人之儀則有過之過焉弗節則戾于彝于和違豫
卒以弗支顯允夫子秉德不疵胡不借老爲家之肥
夫前子後哭踊涕洟赴車之來承問悲莫往余哭
郡紱是縻亟陳圭薦神尚鑒茲

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乎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慧扶植門戶

將於汝望焉而不自謹疾天棄盛年整婦幼子今將
疇依言念及此涕泗橫集郡妓收繫汝病不及視藥
汝死不得憑棺負汝多矣遣人以奠將誠臨風一慟
涕筆俱下

哭史致政

母范夫人文

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是以夫人事所當然善惡之報
則不敢必云不敢必報寧不即有必其馨媚于堦庭
有茁其華交柯並榮或著之節冰明玉潔或秉爾靡
風行日揭以體以志養既爾全孔曼且碩胡不百年
晦明之爽講厲虐疾期飲弗更期養非卒子前孫後
婦號室啼至于閭井爲之助悲僕之假守亦既滿歲

夫人之子託在交契雖則升堂儀刑之規莫我展兮
德容之瞻今其云云何嗟及矣何嗟及矣聊陳我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一 自菴類彙

祭文

哭外舅楊提刑熹文

嗚呼公而止於斯乎生自名胃情于相闕玩心徃籍
景行先正外視寬裕而中實縝密即之粹溫而察焉
剛方雖州符蕩節皆三錫命而位以勞授官以次遷
去就始終秉德不疵非若世之詭獲而倖成者某甚
愚不肖甥于公之館者今十有四年矣公始一見以
爲可教徃徃異席而容禮焉泯然相投則喜見顏面
命酒張飲雙亮交照洞見膺鬲蓋若不以世之常壻
畜之者脫有小異則反覆訓詔亦無留藏每使人躍



然以舒復惕然以警也昔者公所敷歷皆在蜀其雖
漫仕而投閒之日半之蓋未嘗不得從焉公之之楚
某以守郡義不得往見曾臆結約良不可任既聞將
自楚返庶知見時以陶近憂猶以自尉然亦訝聞者
之何闊也一日公之子以書來諗進使者而問故則
公之戢于木久矣嗚呼公而止於斯乎克自抑畏無
有祇悔於世果奚愠也世論淺隘既加排媚無已則
天乎天誰云憎顧亦夢蓋於此乎生不得撲杖履以
從病不得執膳藥以待死不得持楸枰以歛歸不得
服纓慘以吊惛惛此心誰其愬之岷山之江至於荆
州心契神交共此一水竟其來歸以即安于華萼之

故墟尚有以歆予奠也嗚呼哀哉

哭宇文樞密紹節文

嗚呼天之生公疇克度之既予其資而厄其逢而嗇其終竟亦何為者邪自公造朝郎闡樞椽宰士史坳東省南曹北門西掖清資顯序閱歷殆遍至於折珪作牧專闡宣威則又無以易公參亞自是聲實既孚遂儀政路尚謂公不逢邪而始值權臣威陵勢壓委心濡跡罔克自靖晚居宥府志亦少紓位則有制凡其尊主庇民之盛心推賢揚善之雅志訖未能有所展布嗚呼公乎其亦可悲矣夫自義理不競士習卑鄙而吾蜀之士習隘踵陋顧私患失媚忘成風汲引

莫聞尤為可嘆士將有望於公以一洗耳目之陋而
有銜弗祛以殞厥身天乎蓋不憖遺俾有以天慰民
志者乎某景以諸生受知於公他日又得侍同朝甚
喜自丙寅請外音驛頓踈嘉定更化之初錄前為權
養所軋者某首叨召用既辭不獲請則將治任以趨
會離心制榮望日顏公以德愛我亮其烏烏之情勉
徇私請力遏前命俾守郡茲得以竊祿養母某佩荷
此意至于今不忘山川悠遠既不克馳漬絮之奠令
以簡書之畏又弗克馳詣帳下為之一哀而出涕恣
恣此心將以醴幣神鑒之哉

哭張致政

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臧人亦有德公流而光儀于一鄉聞于四方粹子干仕率履弗忘蕃珪蕩節孔脩且張藻衣華綬孔曼且長忽然卻眎消搖尚羊負陸疾之劍以自放於山顛水涯此又公不言之教而厥子是以寔承寔將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此義方寔關政經僕以晚出拜公于京高冠長珮爛其典刑德子云愛施及其親撫歲月之俯邁慨前會之難并追遐感其未救尚新益之是承復念間閔即期中更緜施江介攝齋前榮忽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搏髀而失聲也旣壽允臧亦流而光今復有斯人邪簡書是畏欲吊不能薄奠申敬癯思涕零

哭劉少監靖之文

嗚呼降年有求厥有不求非天天民民中絕命維此
劉君旣戒旣謹不絕而隕天胡不定和平發衷冲約
成性資裕器周體莊履正早遘聖期服采于廷右
府列屬昔佐樞柄其在于今寔禪台鼎殆與宰掾俱
稱仕徑君雖無營時所委聽謂絲此外言授之政大
車彭彭中道而僨父不哭子是謂大順胡今斯戾其
夢其信僕之交君七閱歲閏紀羣之間嘗挹清峻夙
期云遠大命以近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別如君者有
死無責我獨何爲瘋思涕頂俯觀人事仰察天運宗
周之靈鬱其未惹魂知無知暝乎弗瞑

哭表姪女高氏文

嗚呼汝亦止於斯邪毓德于家柔靜有儀以得重闈
之懽心迨作嬪于聞人又能敬共夙夜以事舅姑環
珮穆然克有令問云胡不淑而止斯邪古謂婦人免
乳大故十死九生是則然矣彼林林而生斯世者不
屬于毛不離于裏邪而獨於汝乎不利也余方以王
事逝東土不克馮棺一慟嗚呼汝溘然而歸則亦已
矣汝之祖母迨汝諸父將何以為懷邪哀哉

外舅楊提刑熹哀詞

嗚呼公乎其安之乎言膏其車于梁之西不我後先
兮遭逢百罹雷虺虺其未勅兮霧淫淫其無輝呼靈

氛爲余占將引車而南之心忽忽其未安兮目炯炯
其懷疑豕白躅兮涉波女婉孌兮調飢吾其絃拖而
還歸乎日曖曖兮高春路漫漫兮嶮巖呼巫陽而莫
余聞兮傷采旄之逶遲嗚呼其所我將安之乎突梯
絜楹我不敢爲劬躬盡力亦莫我知華萼之椒珠江
之湄山媚水秀雲清日照玉植青葱交幹連枝蘭膏
在室芳醕盈卮四方上下不可以託兮其將反吾之
故居孰得孰喪孰成孰虧是將奚極竟亦何爲集遐
感其靡已豈惟恤乎吾私噫

哭史帳幹

文

嗚呼衆萬之生天壽不齊是惟其常於子奚悲謂今

乏才我不敢知獨我知者如子亦希形容甚臞學日以
肥生理槁悴而昌於詩鉢時備切又見藏
情先生卷八墓心劇目指摧肝脾
劫炭之行深湛之思侯藩使傳舉辟交馳披雲騁跡濛
汎是期云胡不淑而止於斯無兒傳業有妻啼飢哀
之涕非子而誰歲且更始子端其歸喪死賻生力所逮
爲不敢有憂以愆于儀猶有鬼神尚克鑒茲

哭知遂寧宇文侍郎 文

維宇文氏世載其英維公受才超俗邁倫夙敷林間
迪簡在廷 皇帝曰咨咨汝弟兄粵昔先正迭爲疑
丞維今聞孫適承家聲言食舊德爲公爲卿邦采云
亮王心亶寧故典是拘以公專城治理之効靡人弗

稱溥彼寧川戎考所營將聲克頌以假魯靈晦明奸
裕體少不平然猶自力以冀有成何恙弗克卒隕厥
身我生雖後早識典刑昔侍同朝色予意傾今聯王
事新益是承如何彼蒼殲我哲人寧不使我痛思涕
零神其馳喪茲愴如平生

哭韓運幹廷珪文

嗚呼君在劔之北我居邛之南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風聲不接素昧平生偶來涪川獲聯王事問其所
主則陽安劉起居嘗亟稱之飛鳥楊理卿嘗與之交
成都范吏部則嘗所處薦者也問其所不與則見効
於吳挺矣見忌於吳玠矣嗚呼斯其爲人大略從可

知矣何恙不已溢其云亡果毅之資直諒之益寧不
使我睠然思潛然涕邪莫以招之神尚不亡

哭張總卿文

嗚呼寬弘者難周縝密者不大彊濟者易過舒緩者
弗及孰有能大而周不敢過也而未嘗弗及如君之
幾於此者乎盡所當事而不蘄赫赫之名所居稱治
所去見思士所以望君者將何如也而爲親求逸浩
不可遏曾謂云何而喪其親以及其身也悠悠蒼天
亦若是恧邪偏駁纖瑣之人匪科是營則事鮮濟幸
生濫貴視人罔極天亦畀矜之弗問也如君而罔克
壽則何爲者邪世道多艱匪才不义日零月替如星

之晨矢詞侑悲涕筆俱下

哭李郎中道傳文

昔有人見子產如舊識得駸蔑如故知者聲應氣求
旣云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交一言徃性舊識故
知之所不若也如某之於貫之者乎相距萬里行理
之問無時不至孳孳矻矻先民是程靡有二事他日
直道犯患奉身去國嘗使人勞諸江介且過其返也
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以共圖至善之歸也
庸詎知其不復一見一言而卒以喪返也藐藐昊天
而遂愬於斯世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者天畀矜之
弗敢傷也正道直學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何辜

于天而奪之爾亟也民今方殆匪賢弗又道喪俗薄
匪學弗經而又弱一介焉近憂遐感鬱其未熬豈惟
哀吾足之私也

代開三兄同諸弟哭叔母文

嗚呼自喪我諸父于今歷年藐然諸孤異氏同氣則
我叔母實依黃芝紫蘭膏潤風雨越茲茵穉亦彼餘
滋謂將百年作鎮親鄙晦明之不時以于常裕此亦
膚理之微疾也曾謂赴車之成而以凶訟穰崩棟折
門戶殄瘁零孑孤露果將疇依嗚呼其自今永無望
矣夫悼心失圖靡所底告將誠沃酹言不能文

哭樊李二表嫂文

維兩嫂氏收華茂年淒其寒堂未返玄宅疇啓龜兆
於今告猶適丁斯時以與凶會兩兄銜恤屬茲愆廬
諸幼滿前亦各念母前號後踊創鉅痛仍行道之人
徃徃爲之失涕矧伊同氣儼在衰絰者乎望旌容車
明當歸窆將誠沃酌庶或饗之庶或饗之

哭薛秘書跋文

嗚呼充初兩儀皆我同氣厚薄感殊正衰習異傑魁
如公蓋亦無幾敏世所怯敢人所畏天方夢夢久亦
憤憤蟲飛而朝會盈而退階不鳴仗窳不供事而於
斯時造辟陳誼事勢若茲之罔收旣災異若茲亦罔
收畏何恃不恐幸可常耳帝爲噉噓曰卿言是又言

陵木爲風所壞此豈小變恬不知恠帝爲歛容天幸
敢恃特公卿者苟若而已公復開陳紀綱未治庶政
未立恃幸收致帝乃太息他人不爾同列厚顏大官
羞泚公名以起而禍此始公之斯言爲社稷計而於
公卿亦職有利不是之思方茂爾收舍爾當事維斯
昏忌嗚呼百人所指幸生濫貴欲其生者乃以窮死
是關天運匪之爲我拘官常歛不撫_{思利却地也}律_{亦假華道也}今我銜
恤空不臨隧歲路猶崧山澤_於瘁我憂方殷公則已矣

哭將作張少監

從祖文

嗚呼上下千百載前言往行舊章故典於其成敗得
喪如生其時爲其人以泣其事也今有如公者乎蕭

然一室圖史左右蓋世所謂可慕可說可休可愕之
事舉不足以易其僚公文有如公者乎昔在嘉泰開
禧之間某無似階緣薄伎倍廁周行不四三年而蜀
人之更迭出入者不下十七八人其始終同省者惟
公與參與李公及夕郎許公爾今十七八人之僅
存者乃獨李許二公與吏部范公而餘皆下世又矣
矧三公者方以祠官之祿里居而某越在哀梵死亡
無日撫人物之牢落感世道之惛惛於公之葬寧不
使我寤嘆而啜泣乎每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
昔人以爲深憂然則一哀之涕非特爲公出也

哭許侍郎 奕文

嗚呼射策應書寧乏高第名不揜行榮不蓋愧充曹
初省孰匪近侍喑不鳴仗竦不供使聳善扶詎如公
亡幾不殄於譽不怵於毀始僕與公同堂並峙權門
翁霍我字高遂然僕猶謂此常分爾尋遷起居遂陟
顯美以郎從官爲中給事有臣次山王社是泣杜晚
錫節高止廉使自曹向吳韋郭鄭氏以元舅封以后
父貴至于孟韓已揜前比矧茲石兄亶謂異禮屬于
縉緹脣稽腹誅公獨誦言成命已出去声次山即辭請
遂其志朝奏九重夕遠萬里人爲公危公甘如薺
瀘遂沆庸往釐東梓頌難恤憇罔末弗理會有介狄
阻兵負鄙莫肯念亂晉爲蒙蔽有告于公狄執孔邇

公曰吾嘗畏朝有位吾而不言誰告君父廼爲奏
書道所以故藉令過實全聽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
李數自四方盜賊災異是卷美者今昔一意數不加
罪一已見忌况嗾使者遽加搏噬嗚呼危言直道婉
戀收伎天則不然惟善是莩胡亦夢夢崇降疾厲然
猶庶幾天欲平治則罔殲良以勸善類終於夢夢公
疾不起今年之春秋難滋熾腹敗枝披外訐內徠遂
使有位以公微艾坐視生人肝腦塗地吾相或知吾
君則未是孰使然天實爲此一二年來頻喪吉士欲
其生者率以忠死百人所指則父於世善罔收勸惡
罔收畏是關天運匪公之爲僕方在寔矧得公諱嘗

欲往吊屬有疆吏告敬享我中路而廢盡傷未救憂
結交至匪私憂傷言路榛閉將使狄難未有止戾公
知不知我生靡屈

哭史孟傳守道文

自得孟傳之二十年破表敗履斷簡殘編嘿坐兀兀
疾書翩翩不見喜愠如一日然科舉之弊淺未相公
昧於一慚求容取妍維此孟傳雖有弗挺雖及逾美
雖窮益堅捩撕初心脫棄俗攀寧以範御班其屯遭
不以此獲獸禽立山謂終不逢忽一遇焉人曰是理
可必者天屈信之度轉續相嬗彼一慚者祇足嘆憐
人方交稱君已疾顛然則慚者爲是此者爲賢御不

必範屯不必班不然則窮搜歷覽細大不指荷重揭
貴神降之愆我不敢知獨傷孟傳進不盈寸復推而
旋寧其不逢壽命之延嗚呼哀哉

代南叔諸兄作先叔母大祥祭文

嗚呼昔喪吾父無母疇依母今云亡倏又三載愴彼
泉戶凄其寒屋昊天孔昭我恤靡至大義攸制喪期
有終勉即先廬祇薦祥事居處維舊杯圈如新藐然
諸孤惕是遺體莫養于下不如無生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

哭先叔母文

嗚呼陰陽之相嬗物化之循環此亦天運之常然而

銜恤以來有蠲其前則動心惕志擢腎傷肝悽霜而
林露跼地而踏天非造化之運獨有異於間者之三
年也昔喪叔父不自意全十年之間猶有母憐今陟
此而誰念上堂則無人焉悼昔養之不終愴前懽之
莫旋岌孤蹤其無依紛遐感其相公哀無窮而禮者
制服雖改而情不遷縱體受敬身或能圖酬於未死
而伶俜孤露亦何美乎又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哭張宣義文

嗚呼同茲諸友親在者幾我免心喪而哭夫子我往
乘傳使于遂州君來過我言汎其流曰從吾兒于帝
之里雪髮蓬舟我拜我起駸駸之子有聞于朝清衢

爾軫垂轂揚塵胡不百年以求終養東征不復轉袂
西上我承王命來析藩珪望旌容車亦言還歸往吊
無從矢詞侑奠瘞其如昔顧我明薦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相
依爲命脫喪未幾淳甫兄舍我而去今僅八閱月外
弟亦相從于九原藹是餘息亦何羨於父生也諱音
來旣舉室號慟乃挈孥累並走蕭寺爲位而哭神亦
有知以歆余薦乎否也

哭楊通判申之文

曩余攝守武信會君爲長于屬邑精養而沈審寬乎

而剛特令又聯事于渾我警我導我扶我翅方副車
之來上胡六月而遽息嗚呼屈信聚散雖物之常則
然父不哭子是謂順德忍使八十之親而至此極也
善人之報嗟不可謂福村衰麻之事所得爲者不敢
不盡力雖然其惡足以寫余心之傷盡也

哭表嫂李氏文

嗚呼向氣諸兄早喪其儻歸然獨存維仲嫂氏矧余
兄南生世劬瘁年餘四十登太常第浮湛黃綬終養
莫遂遭罹若此僅綴息視以訖免喪強從祿仕三十
年間嫂亦勞勩然幸有子有婦有壻女旣寧家男將
生子慶慶平生僅此少慰胡寧未晡戢景于地兄來

赴我驚惶失涕爲位而哭借我婦穉緘詞往奠不遠
千里不知余兄何以慰意嗚呼哀哉

哭宣撫安少保丙文

嗚呼天之方憐民靡有臻金戎假息銀夏詭盟蓬蒙
稱帶青冀歎庭祿順襄駸孰真內艱外覃孰撫
孰寧何恃不恐福于王明其明維何鎮梁徂荆英英
安公犖犖產仁仁之云亡志士失聲曾未數月梁亦
隕星同詔並峙猶懼國輕又弔一人天威孔頻昔歲
單閼鴟義血人有任者哲有濱者黷哀完蔓毒赤子
昏醒公惟無出大慙再清胡不牧馬士不弄兵赤子
晏眠婦織男耕視公未至川膝谷腥視今年春淮甸

震驚掀斲撥黃此烏可泯如千文松礫矧翰困雖多
節目可任棟楹公今已矣事變日新豈終無才如公
英英暢練軍事究諸戎情面翔西鄙幾四丁春則匪
驟致精習以成鉅筭摘伏隱立罷征閉門謝簣葆境
息民圖惟厥終以遜名卿公則奚憾我憂方殷汎汎
舟流渺未有程天命難謀人心孔填一哀之涕匪蜀
父兄

哭蜀閣學

嗚呼天下達尊曰爵德齒君子三樂父母兄弟有子
教育無事作愧雖則云然彼事與位與倫與教命有
攸制無德居一孰權其二有一愧作二樂弗遂乃知

古今惟命惟義命乃在天義則由已知如公者樂極
尊備俯仰裕如維今鮮儷今春與公嘗論是理公荅
曰然吾庶幾此了翁造朝道出渝水公不我忘以言
追遺相與共觀虞侯仲易嘆公聲畫氣老神邃俄以
書來江陵告我謂公疾聞凶音已巨我率親朋荆梓
故吏為位相向欲哭復止猶覬傳聞或與實矣日夕
地遥前聞狎至撫江長號奪我人瑞尊有不磨樂則
永已何恃弗恐惟今之世鉅人長德為國元氣苟尚
有存無間中外如玉在山餘潤旁漑奄其若斯夫意
方憐天匪公憐宛宛赤子行邁靡非臻舟流莫屆公惟
不知則亦已矣知氣未殄幽明一致歲晏風寒江回

山瘁悵悵獨立靡所止戾嗚呼公乎母我翦棄尚
如平生陰輔吾志

哭李參政壁文

五月辛酉哭後溪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耆德宿齒
欲見無從風流文獻罔以考終岷嶓之西邦瘁國空
雖夫降才曷其有窮豈無後出可配前蹤獨嗟人物
如千丈松培塿崇長非一日功自文簡氏才識清通
下涉虞初上窮帝鴻靡遺不緯匪末弗攻公生其間
熏炙貫融上下千載挺其遺風又參天緯竭力劬躬
人謂斯人三出勿庸晦明之愆以離鞠凶其在于今
息端輶逢露立赤子鼎分諸戎兼收衆建猶虞弗充

日替月零天其夢夢矧如翁早荷獎崇今年造朝
道出故封公已得疾體瘵力慵猶能三日燕丘歌鍾
感新道舊慷慨發衷孰知此觴永矣無同伶俚顧景
千涉東緘渡書詞以寄哀悵

哭國學萊侍郎適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噴匪傷
吾私我憂孔毅舟流莫届行邁靡臻匪學弗濟匪手
弗義苟尚有存母間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
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事海內同氣跡為
蔡賴門墻孤峻其宇遠深披剝傳注貫融古今東南
諸老收聲載影軒裳所忻公力未愆前年為詩寄我

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踴軼言論
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朝公詩未賡公書未報公
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單厚胡
然藐藐不吊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誰年開八秩不
爲天蹙天隲斯文寧有絕續獨嗟入物如千丈松封
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
未有屆

哭王常博萬

嗚呼權凶既殞聖斷日新吾謂曼里必被選掄將與
同德之彥扶危持傾以乂我民而止於斯吾將以誰
評和曼里風稟良質慮淡氣醇居中則引義以劑上

補外則節用而愛人蓋茲隱之讎而忠信之倫小人之忌而君子之親積氛未靖公屈弗信歎既靖之而殞厥身然則屈伸之感天邪人和或開之先或推而旋或輓而前或捃之顛謂天佑善苟亦無然臨風一慟有淚如泉爲時數感匪私其親

哭楊尚書

汝明

嗚呼天之生材其幾何季自拱把而合抱人將賴之以持危扶顛而吾鄙之中又弱一个焉惟公道廣而猷邁氣和而慮純進而著定出而蕃宣有言以見于世有德以及乎人敷歷中外餘四十春紛內爨之相仍眇事幾其無垠莫又匪賢莫鞏匪天而白首耆文

之士如月星之麗晨公又棄去吾將誰親三十五季
之交至於渡瀘又相後先方行理之踵問忽訃音之
墮前合散消息雖陰陽之常分而風舟沸鼎之中吾
獨伶俜其可憐北巖之趾盧峯之顛與公舊寮及其
吏民爲位而哭瘋憂酸卒歛涕爲書又以告于有神

哭高嘉定 秦叔

嗚呼吾矣萬里百有餘日而又哭公云如何盡世之
論士或以科目或以官職吾觀萬里邑小而迫然士
生其間者非無科目之患名之浮於實實非無官
職之憂位之溢於德如公之賢才名才名四十年仕
官八千石此白屋之所甚榮而公退然無矜色于彭

于嘉悼志之不行則懼去之不疾行其心之所安循
乎理之獨得無苛取於斯世無厚望於造物胡亦奪
之爾亟其藩紱所縻吊傷未及辭以矢哀不覺涕泗
之橫臆也

哭虞仲易提刑

維寶慶三年冬十一月戊子追降朝請郎靖州居住
魏某謹遣家隸明冲以酒脯庶羞之奠告于故某官
虞公而系以詞曰天之方濟民罔攸旣言所當言而
人疑其牽變爲所當爲而人謂其軋已恐護相師負
暴寡取苟一日之安則有一日之肆腹敗枝被內訌
外徧此何時也而越秦之相視學之不講其流禍乃

至是若仲易父則天生是人以擬緩急之備者也昔
在先正唱明大誼風流文獻子孫是似公生其間培
以父祖詩書之澤開以宇宙清明之氣淪以師友道
義之淵養以世故更嘗之味志足以充其學才足以
達其志其尤著者陽安守禦之績夔峽保伍之利迨
乎梁洋之間比隣節授又軍政之攸寄暮民墾荒歲
入已十餘萬討此在經濟之曾僅陳其二二而驚愚
駭俗已無所容其身於斯世滄江之濱習湖之涘順
利而遂困碩蹇而亨否渺世紛其無垠屹金石而獨
止使得若人參諸字內何難之弗濟而又弱一个焉
嗟善人之難立而正理之果不可恃也合散消息陰

陽之常分公全而歸則亦已矣而悠悠斯人莫常安
處撫事懷人涕筆俱下嗚呼哀哉

哭茂叔兄

維本月日具位魏某收家記伏聞謙四宣教表克訃
音謹率妻孥就本州威德寺爲位而哭而系之以詞
曰嗟嗟吾兄而殞厥身勤約以處已畏謹以得親友
愛著于兄弟而恩意浹乎鄉隣博聞多識不溺志於
詞采正色直道不受變於遭述嘿坐兀兀疾書翩翩
雖疫逾美雖誘弗挺同乞之倫類爲世用而兄不一
遇焉藉曰得失有命觀不可少假之季乎去季之秋
手書諄諄謂苦脹疾艱於屈伸旋聞入冬疫已少痊

而相望數千里終莫能以釋然亦謂以半生之坎壈
豈不能買數歲之遷延胡爲凶問忽墮乎前猶奉斯
得聞諸路人而彭門亦以書來此宜得諸族姻驚惶
失據其夢其信類是羈窮五溪之頻疾不問膳藥之
齊死不陪哭位之聯蠻荒一慟涕淚撒泉

哭張義立提刑郎中

維年月日具位魏某謹以襚奠敢昭告于提刑郎中
年兄張公之靈嗚呼聚散詘信陰陽之常理忽然爲
人以立乎兩間亦安能疑立而獨止惟是非邪正之
辯著乎人心閱千載而靡已吾友義立雋厲踔偉不
可徑而造如斷山絕壁無所麗而立如喬松鉅梓州

符使節所居稱治此特義立之發諸事者而事親之
實德事君之誠意則可以貫金石監天地雖不幸中
身亦庶幾盡其道而死平生之交越在荆鄙義立之
喪其母以殯其身也曾不得尺書之赴比其知之則
已易負而從祭緘詞寫哀無廢友紀紛內奧之相仍
耿遐憂其未弭嗟生人之靡屆嗟逝者之不可起嗚
呼哀哉尚饗

哭張大監

維季月日臨卽魏某謹以穰奠昭告于其官友兄張
公之靈嗚呼二氣之運有訕有信有闔而無開乎如
吾行父曷爲一斤而不復長往而不來也自穆公雍

公以儒學領大闡維師魏公以篤誠佐中興世濟猷
念則有宣公之學識端明之器業是箕裘是承宣失其
傳淳淳絳緒端明有子維吾行父閱變久而擇善明
徙義速而立德固耻貪得而苟容或違律而棄度獨
正色而盡言雖九死而不懼建紹乾淳之風烈猶庶
幾其是似方電激而雷轟倏風號而雨止民之無儀
不容于位民之靡届溢其永已嗚呼載之以岷峨之
靈培之以維魏之澤開之若是而傳之若是然則善
人之世亦有時而不可恃和楚山蒼蒼湘水洋洋溯
長風而永號邈千里其相望嗚呼行父其尚予辜幸

哭叙州弟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一以後高氏自諸
父即世二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者高氏六十
石而魏氏之從唯予與汝予仕王朝得罪南遷汝
貳成都汝守簡守敘行理之間歲時不絕知汝盡瘁
民事宣昭令猶奮身戎行綏靖王略汝德日懋予心
亶寧上恩庀鴻俾予以故官還里汝數奏記予問
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望幸書高歷麻也檝舟夔峽
忽羊凶問長號永嘆幾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乎
汝之齒少於子汝之自持其身則瘡於予而汝猶不
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
穉滿室自悼至壯誰其學之而教誨之乎汝蚤有立

志紹閩高德學脩行明仕千州縣忱謹肅括所至稱
治今而止於是乎是豈惟天禍我家方時多故匪才
弗又而又弱一个凡在善類不汝書靈傷乎道阻且脩
寇戎爲梗撫棺一慟悠悠其何期乎銜哀矢詞聞道
馳使以諗諸殯廟黨賴我先靈數旬之間得及其田
里則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欲爲而
未及者予尚有辭干責乎嗚呼哀哉尚鑒茲乎尚饗
茲乎

哭郭興元

嗚呼自棄捐邊關海盜延敵而毀封破域矣削弱監
牧專利委責而閱牆闔室矣金縢事虜歛欺如詐而

堂皇四關矣有功弗賞有善弗納卒叛弗戮將驕弗
戢而龜玉毀于篋積龍蛇生于几席矣於是公受任
於多故之餘挺身於羣疑之側矣衆蓄禍於公季而
公持危於一日衆投戈於散地而公纓冠於同室矣
既幸生之不忍則一死之皇郵矣自靖自獻雖爲臣
之常分而言不已從事不已出則一死之奚益矣我
生不辰離郵蹈紉南遷來反則公之逝竟邈不可即
矣彼彼斯世靡有夷屆而公齊忠原宓矣一酋寫哀
何嗟及矣何嗟及矣尚享

哭楊季穆知縣

傷哉穆乎命何促乎豈民之無祿乎何遇人之不淑

乎僂明開亮生不篤乎修潔博裕行不得乎何開之
大而成之慶乎何予之難而奪之速乎夫運茫茫吾
將以誰告乎傷哉穆乎傷哉穆乎生芻束其人如
玉嗚呼吾猶有望於爾似爾續矣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之九十一

皇清宣統元年...

...

...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二

挽詩

任宜人

家聲門九戟庭秀樹三株
閫範閑金燧林風瑩玉壺
未經親絳幔何遽作黃壚
凝睇兩竿竹醇情一束芻

支大監

四海李商紀蚤從山斗韓
恥檐兵部米寧着大夫冠
人舐黃金筆天頒白玉棺
平生一厚字千古薄夫寬

嘉興張寺丞

壯氣凜橫秋如何老作州
有兒官左城無地辦菟裘
木落湖陰暝書沈塞外秋
佳城千古恨樹靜晚風道

韓主簿

當年門列三株樹馬足駸駸桐木韓誰謂平生滄雪
事始名盤古榜中看不趨益守杜國輔醉伴鄰翁主
慶源一代風流蓋棺了空餘翁仲慘青原

馮校書

高志崢嶸局九州直從人表著先籌青囊書在鬼神
泣黃絹辭高冰雪羞槐里但知於折角蘭臺無復問
長頭玉棺夜入青雲去山是人非白鶴愁

丹稜楊子金

諱城其子經字正父

氣象古君子

行狀語

淵源朝大夫里門車下澤客舍馬

青芻霜栢寒逾勁庭荆老不枯只愁兒返哺不及見

飛鳥于經爲
飛鳥簿

楊經母范氏

大父生逢世嚴君死守城尊章全急義姊姒得賢名
夫子行無玷男兒學有成典刑今已矣風雨送紅旌

于眉州真

士爲謀身蛇有足人於囂訟鼠無牙獄書一落于公
手不識從來豪大家

南浦冬陰翻手雨溢江春漲打頭風幸逢命耳吾何
戚贏得三州桃李叢

老鴈長雲橫蜀道歸鷓落日倚江城摩娑少日生祠
記忍聽虞歌薤露聲

賜冠帔楊氏

賓筵籩秩秩宗室被袿袿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六珈不偕老兩髻誓維儀一代賢公子堂堂鎖總帷
嚴霜六月降老幹四時春事閱三朝舊年開九奏新
母孫相與命輩行獨斯人蹇我幽憂久傷心倍等倫
李參政壁夫人張氏

澗谿蘋采采夙夜被袿袿琴瑟鷄鳴御山河象服宜
西悲零雨日南望殷雷時彤管今猶美歸黃不及貽
銜命龍荒日危機呼吸間內言知勉正時事迄多難
誤國頭顱去和戎使節還至今爲厲梗撫事不勝潛

王寶謨勲

寧懷會稽殺不遺帝城書仕止四千石年開八世初
傾圉除旱股防岸免民魚欲識恩田廣銜定到小脊
瀘江敷夜泣柳朝鶴秋飛零露傷蘭穎婁風撼玉徽
素蒿恍兮惚精爽是邪非豈必存亡問吾知全以歸
昔我仕龜城猶能友寧馨記曾酬別酒俄遽隔泉菑
頃刻成二世要涼隔九澗竟兮誰與作吾友許公銘

郭宣教

趨義古君子舜榮真丈夫黑門車下澤于舍蘇傳呼
霜相寒逾勁庭荆老不枯典刑今已矣宰木嘆羣烏

璫鰲孫通直

趨義古君子舜榮真丈夫澤車欵段馬古錦小奚奴

老樹藥蒼幹脩庭擁碧梧發濟無管筆斜月照龜趺

何府君

博文前成都人僉判應龍之父應龍赴堂宗至中涓而博文死

林泉間富貴練素老功夫

晚年著

古樹繁蒼幹脩庭

擁碧梧只安車下澤不侈騎傳呼軋軋成都道還家

日未晡

橐裝衣隨寶劍將水過荊州世事雲翻手客程風打頭
空回剡溪棹莫掩海山舟欲報何嗟及堂堂悶五

袁參政

說友

奕奕萬夫望才名四十霜重來陪講懂三入位文昌
地關南聽峻嶺重首折行脩途日未旰弭節復相羊
老且蒼晨星似公胡不慙留竟成青塢去豈及赤松遊

時事方欹枕，天年不到頭。獨餘經在笥，必發村公侯。
生世恨不蚤，庚申始識公。象衣垂絆好，子內縵嵬葛長
珮奏瓊瓏。幸甚台榭依驥，居然燕背鴻靈。輸送無路淚
灑雪，長溪風。

樂府君村

縑緗迂活計，臺壑老功夫。月暗烏聲迫，霜寒鴈影孤。
江靈知孝子，天賦厚老儒。贖馥多沾丐，于今道未臞。
大雅云亡久，流風尚典刑。賦登司馬室，詩授伯夷庭。
不及瞻郎罷，猶能識盜馨。燕書瑰琬琰，敢齒蔡邕銘。

趙廣安景

蚤志周程學，期闕孔孟心。人知行馬貴，我愛隙駒陰。

秋樹葉蒼蒼，
秋霜空。登翠岑，
一生迂事業，
造物作知音。
星隕南昌日，
梟鳴蜀道時。
孝誠移地軸，
忠浚灑天涯。
盡已皇它恤，
求仁不復疑。
衛公精爽在，
足尉九原思。
珪組會分寄，
經綸未究才。
真心求已事，
真氣養玄胎。
月濶中河落，
蘭先白露摧。
若人嗟不淑，
天意謂何哉。

譙修職

風高鴻影甚，
秋迥鷓飛雙。
桐帽人耆異，
商綸封澤駿。
彫歐書曾肆，
方古調罕同。
腔且幸碑銘識，
無從親扣撞。

韓少謨

早年豪氣蓋區中，
晚歲頽然一病翁。
負許才華竟何事，
有皇上帝豈夢夢。

據鞍新息困壺頭款段何如弟少游馬革裹屍吾願
足不然肯向死前休

鏡裏孤鸞背影雁庭前玉樹向人稀尚思別我成都
去忍聽虞歌薤露歸

郭孺人

一性根原匪自今厥生異甚理難尋

二十有四
月而生

因思

出腹恩難稱不恤傷膚念極深雷殷饑腸旋歛誓春
温好語解移陰草堂命服蕃孫子天報還渠一片心

陳隱君

新息亡人過關西畏已知袖無漫滅刺門鮮在亡辭
庭下荆三樹墳前挂一枝堂堂風木根掩淚讀邕碑

宇文瀘州二首

篤信寧違俗，質行非近名。室無官燭淚，庖有甑塵生。
吏不知斲，卒家母役叟。兵茲猶餘事，耳徹底是真清。
風怒昂脩幹，霜空變翠峯。介然疑苦硬，行處獨從容。
不忝南軒嗣，奚慚北學宗。巫陽招不復，曖曖日高春。

陳總領三首

士處宴安日，咸歆節誼名。范陽徒爾怵，河朔莽然平。
僅識淺利害，惡知真重輕。開禧忠義傳，吾得甚農卿。
舉頭西日遠，滿扇北塵汗。病已關心腹，吾何愛髮膏。
變名逃越難，微服過商都。忽復天開霽，依然只故吾。
聞詔彈冠日，頽然禿髮翁。當負百鈞重，卷袂兩拳空。

既上供軍府方修給餼功大鈞那可問曾不憚留公

潼川孫監稅

平地九折坂通天一片心寧甘門骯髒不與俗浮沉
方投縱橫對忍聞虞殯音平都秋月白精爽伴玉陰

辛於豐
都山

廖巴州

區區白屋一生酸落落朱轡兩鬢班篆水秋成蒼氏
富字江春暖玉人間二千石祿人常有九表年華天
所慳手種芝蘭香滿室室室歸去住青山

王處士

槿籬山下屋桐帽水邊村遺子方寸地傳家北

音入二
十也

四言芳蓀生夕秀
衰柳帶秋昏
千古堂堂恨青雲
落淚痕

史制幹晦甫

菑川元自屬公孫
竟策詞場第一勛
理有是非寧撓
奪官無大小
只憂勤
紛紛白地皆灘瀨
訟訟青天士
片雲滿腹詩書竟
何用泉臺曖曖日西曛

崇慶通判楊君光

長珮高冠集翠裾
華途落落僅題輿
官無小大皆行
已理有是非
寧問渠
賦似長揚猶悔作
材如雄劍獨
藏餘方相掩淚
催歸去
遺葦空存子政書

羅承事

人爲浮名若挂鈎夫君知命獨休休寒鳥落日風林
晚老鴈長雲夜掌秋寶劍裝留松影裏黃金盡在架
籤頭便隨丹旆堂堂去宰木號寒起伏牛

張隆州燿

行馬門闌宰胃魏高冠長珮獨委蛇紫微自有申公
學太史還從從祖知靜嘿無非蒙力處功夫全在不
欺時故家遺俗寥寥多甚恐聽真歌薤露悲

計吏士

我之外王父早歲識穀州落落雙蓬鬢蕭蕭一袖裘
天時四不出人事百無憂事業雖亡試全歸陶一丘

致政宋君

窻寒研冷一生酸
坎止流行百念寬
劍騎已荒江北
草簡編歸伴室中
蘭孰癡孰覺從渠
看真是真非只
我觀掩淚方相人
已矣廣平遺錄僅留殘

楊隆慶

夜雨撼離渠春風載畢通畏途
搖短夢壯志東長湖
如此奇男子終於朝大夫
鮮原十字誅賴有少公蘇
孫夫人

莊重知爲女寬和解相夫
母慈均衆子婦道盡皇姑
春日鳴搏黍秋風撼畢通
尚遲彤管筆宿草卧龜跗
程節推

入官當是學優時政學尤知念
昨非黜實剖事真識

變寶方佩信解知幾人謀是處雖同好天理當然識
者希易箠置遺三無一愧死能如此庶全歸

從事郎致仕史 天應

人爲浮名若掛鈎夫君知命獨休休東都門外蚤辭
祿西峴山前不入州告第書歸泉壤底蒲葦金在架
籤頭當年勇退稱三老此老胡寧不惹留

雅州教授杜君侑

衣冠不但數城南百世詩書味孔甘夜半辭金知畏
四璞中有玉別寧三窟情本與秋俱薄袂夢每驚春
未酣已矣參軍誰喜愠一帔綠水鎮涵涵

成都教授史君漸

擣乾迂事業講授老功夫日暮烏聲急山空鶴影孤
高譚霜皎潔及物雨昭蘇已矣公何憾于今道未臞

楊夫人 師復之姊

行應珩璜女子師薦修藉藻大夫妻禮門摠是行持
地竄海元非愛欲泥羣翟相傳猶白鳳鷓雛可伏勝
黃雞柳州念妹嗟何及今德章章草銀筆題

楊修撰 虞仲

早辭天子詔晚挂大夫車文雅三朝舊風流二祖餘
眼前甲乙石曾次丙丁書自古誰無死前休得似渠
東都方枕奠方鎮尚根盤不得裴中玄誰承田季安
寇後行間外聲績在朝端猶使江陽隸聞風亦膽寒

玉樹擎雙幹靈椿老一株林泉閒富貴屋漏靜功夫
靖節自爲傳耆英還有圖碑材徒鎮石此墓不須諛

宇文樞密

人物眇然甚天胡不憇公北風鳴檄檄西火亂蓬蓬
襄鄂誰專閩江淮孰撫戎是應當饋漢曩日鎮江功
夷攷公言行真成肅愍孫星樞繩懿武月殿姬隆恩
契闊成三世淒涼隔九原壯夫襟上淚併爲兩師垣

唐昌文賁文

重葩殄於劫切葉露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休息生靈

牙頰裏轉移事變如譚中却將仕宦四千石換取寬
閒五百弓歲路今歸仙壽里春來原上紙錢風

通直郎史君子震

賈賈南陔意孜孜北學宗片言銷巧詆三語劇崇墉
正喜雲隨步俄驚日下春樓前半輪月夜舊挂長松

劉少監靖之

端重嗤浮俗深沈燭事幾上天陪將相宥地贊樞機
辰告言猶在朝回事已非空貽郎罷嘆不見子行歸
天子龍飛日東征與子同俄將滿舫自換却打頭風
志留觀其始規模識所終人才恥然甚胡不慙遺公

游監丞仲鴻

論激回天力身開夾日勛危言起平勃英膽落任文
溪灑衡山月神凜蜀嶺雲若微劉柱史千古閱清芬

冰至人猶玩波頹力不支
搖搖路旁梗炯炯日中葵
學道長身健憂時兩鬢然
竟搖天老眼昇豎鬢兒

張運判

之母呂宜人

昔在傷皇辟子行猶不歸
瘞居言有則喪事禮無違
軻母三遷教萊兒七十衣
至今霜月夜松竹帶芳徽
錦鄉間日月象服灑山河
富貴吾無羨平反爾幾何
相依在歲晚不競得天多
欲報無終極悲風振蓼莪

高承事

長身拘矮屋雅志厭華顛
已矣寧非命倚其尚有傳
飽餐廣文飯不擊墜侯鮮
惜也文明縣耆英欠此賢

承事嘗夢異人謂蒲
江爲文明縣故云

家涪陵

聞風唐御史得意古周官治郡當如霸閒居略似潘
慈庭春後寂書幌夜深寒漫有一區宅傳家地自寬

羅監廟

春風擢擢秀階庭歲晚悠然物外身不把簪纓傷野
趣肯迂劍騎拂天真種成墳上一枝挂空老堂前百
歲椿鄉里善人今已矣龍門送客一酸辛

馬少卿

重葩殄葉處華濃不忝家聲得似公言行端和今世
措貌心醇質古人風直將趨走二三節換取寬閒五
百弓如此名卿緣手盡同時更送竹溪翁

費參政
于竹溪山故云

賈參政士甫

鼎鼐誰無宅人間畫錦難秋風三徑老夜兩兩峯寒
有志時看劍無心晚據鞍行藏付千載及覆要人看
黨論危疑日幾微細補縫平舟行浪穩暖氣拆冰融
風雨千間屋酸鹹百折養人才關國本誰念昔培封
曲突有危慮扣門無隱情揮戈羣吟害斷鞅一精誠
斬錯終何補征遼禍已成惟公獨知我勸王不言兵

虞萬州剛簡妻趙安人二首

婦言加婦德公子嫁公孫澹泊於心慊去紛華入耳
煩晉秦梅匹國韓媿爛盈門乃與其夫子十年江村
江上有何樂蕭然吾亦忘午眠春寂歷晚步水滄浪

倦去推門入吹來索酒嘗清風那復見江關莫雲長

樊仲恂母太碩人李氏

梁君遯世偕妻孟崔母祈天為婦唐身是六朝人物
舊眼看三世子孫昌人知翕翕味方雋誰識耿耿意
取長猶恨年齒不滿百僅成三萬五千場

范聖問子郊之母孺人史氏
是中無一物快活
快活此語中語

是中無一物快活不容言以此行州里留之遺子孫
寒泉鴻鴈影落日鳳皇原三復幽堂誌夫人不死存

江州司馬安君煥

當年風雨脊令原共挈兕顛奏凱旋弄破峨眉山月
影慵移溘浦荻花船浮雲都似夢中覺妙句猶於身

後傳腸斷美人湘水隔憑鴻寄淚識新阡

李懷安 嘉木

鄉邑賴著龜

誌中

天胡不憖遺與人交樂易處事

平夷甚矣吾常者傷哉予已而撫時懷收守忍淚讀

劉碑

張隱君 才叔

觸事無非學非儒果誤身體中識天地筆底定君臣

安樂堂前月希夷枕上春

二語皆誌中事

是應家有子不止活

千人

臨邛張夫人之葬某既先事為之識窆今日

月有時而其儼在表經義不獲往弔又不

能爲文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殯葉重葩兩大門只馮道義我世昏姻養成氣質魏爲
芷發見儀容竹有筠自是子能爲國士何須女必嫁
官人世衰俗薄昏成市三復碑銘憤滿巾

黃夫人之葬其新有喪不得爲文以侑虞殯

命兒冲代賦

夫人心事與天謀錢鏐功夫歲晚收結鞠聲中春滿
羽翼通枝裏月橫秋將雛欲上空回首食蔗才甘不
到頭况是我翁方念母兩鄉風雨一般愁

成都杜五一府君之葬其新有喪不得爲文
以侑虞殯命兒冲代賦

尚記維川死今年又哭公琴聲辭夜月書葉卧春風
兒女數行淚親朋十九空我翁方念母忍淚課兒冲

吳府君漢晉

人謗罵賊與尊君我看閑家與事兄更識為人謀實
實便知處已事分明夜無殘夢驚離照吳君之妻弟風
壑哀號鳥失聲從此長寧鄉下路兩山明月一般情

史宜人

勉夫惟有義為舅可無生不是多聞識那知其重輕
子從觀處化身在吉中行况復無餘憾堂封勒茲銘

家承事 昌時

崑火玉孚尹喬松之夏青塵沙吹海立風月半窓醒

適意間芒屨無心待拜星風流那復見食報在寧馨

史致政公亮

口道先生易躬行君子難浮榮殘夢覺活計一般酸
日晚烏聲急風高鴈影寒行藏付千載反覆要人看

王直人

門譜誰誇郡姓強是家元自孝廉郎長來但識詩書
貴老去不知簪珥香吏部生涯銜裏粟夫人宗事橐
中裝他年點檢挈菴葦不寧愧歐公誌薛楊

李德邁

鳴嚶出谷逸難親斷鴈辭行不可羣論事期期籍在
口逢人頷頷齒穿齟乾坤許闊猶有礙風雨滿前如

不聞腸斷天津邵夫子東籬掩淚立孤雲

知崇慶府致政何君

重固

二首

外監名父子元方難弟兄鶴空黃壤夢鴈續紫霄聲
山遠玉無脛春多天有情至今溪上月猶傍碧梧明
不把英雄殼移爲仕進媒邑焚群恠吠竈婢亦驚猜
且効功成退寧須興盡回芸芸終有謝贏得早歸來

任重慶

沂孫

諸任方交交惜也天任君曲突人誰信扣關天不聞
膽隨豪滿幹齒爲憤穿齟莫挽泉臺恨周簫咽澗雲
前利路運判冲佑李君

嗣文

二首

篤謹寧違俗清淳不近名幾多歧上泣獨自吉中行

歲晚露沾草山空霜滿荆南溪後月夜的的為誰明
從稟心知舊樞庭肺腑親不從呼爾食寧獨曳其輪
吳子傑魁士黃公忠蓋目所知非所厚亦足驗為人
李君平日最為楊端明所愛與費參政至親不蒙其力乃為吳德夫黃文叔所愛

楊仲遠邁

屬我銘先窆元符事益光十年黃壤夢再世短松岡
樓外煮蒿集作樓閣閣前名節香元符吳鉤無處挂芻

東寄諸郎

程隱君

歲凶餅粟罄屋破褚衣單地寂鳥烏樂天高鴻雁寒
墳前晚生桂露下草催蘭只把存耕處令人反覆看

通直致政姚君

溥

一生官偏仄幾處獄平反夜雨滴歸思凱風嘆淚痕
竟令駒入夢莫盡桂銷冤點檢慈恩舊秋空幾斷魂

樂隱君

人畸天則偶俗隘我常優謾道玄憐龍終成鵲避鳩
寒驢花露曉孤鴈稻雲秋想見招魂曲人人說少游

許侍郎奕

杏園春接袂蓬省夜分燈權相不吾以貴人惟子憎
雖云殊爵位均不愧交朋顧影追前事悠然涕滿膺
近事君知不王心莫與寧融風薄台里秋雨暗前星
鴻集稻梁少虎嘯川谷腥人才關世道歛涕爲公銘

已卯年慶元府
大火皇太子薨

峨眉主簿樂 暉

尹心隨處驗舜樂切身看春味注曾臆秋河懸筆端
胡為鐵研弊纒脫紵袍酸天匪夢夢者吾於由也觀

高公權之母郭氏

婦道始衷終寧過三者從髮髮維我特蓬首為誰容
但識同心處寧拘異域封壇前兩溪水晝夜自溶溶

楊處士

丁年已分與時違便把書棚囑付兒我嶺秋寒千古
意符谿春暖一筒詩彩雲來往吾何與草露消磨我
自知含笑黃泉應不恨桂華猶有未開枝

教授致政李君

坊

冠蓋任雲浮
門前日夜流
不爲盱豫悔
肯作浚恒羞
科第聯五葉
詩書聞一丘
芸芸終有謝
羸得早歸休

魏撫幹

正仲

同姓又同外
知君莫我深
磨人三寸鐵
行已四知金
雪栢擎蒼幹
霜鐘振曉音
若人今在否
撫事一沾襟

韓聖問

繪

蠟貌寧違俗
規行不競時
苦思頭沒膝
勤誦涕垂頤
州縣頻勸駕
藩方嘗使眉
飄零竟何益
風雨脊令枝

黎州安撫趙

公庄

不爲軟語混
光塵獨把剛
腸敵世紛
讀史功夫頭
沒

滕疾時風論齒穿齟齬烏反哺然違志斷鴈辭行不
作羣猶有寧馨傳素業為求佳傳費丘墳

知廣安軍勾侯

突兀雙楠樹翹枝照戶青春風吹濔濔秋雨立亭亭
蟻夢迷符竹牛涖兀屏簷但令根本在有苗媚階庭

知合州趙侯

悃悃古循吏寬和鄉善人鸞宮六老會月墅四時春
轉眼園松老驚心宰木新來遲傷杜牧賓主摠成塵

六老與山月樓
三客今皆亡矣

家夫人

江鄉推甲乙家史自名門作配昔相友流風今尚存

三珠方秀媚雙劍忽飛騫丹旂蓮峯路悲雲落日翻

知叙州史侯

便乘龍歲去吾鄙果何觀春味注眉曉秋河懸舌端
仁心隨處見民事切身看十載外堂夢皆庭茁紫蘭
齊安郡向夫人

祥符名相裔元祐宰自孫展也晉秦匹爛其韓姑門
世紛冰似冷壺範玉如温千古我眉月爭輝比客竟

蔡推官

用同

之父母與伯父母

劉左史以其兄弟合為一

諺言其不析產與事父母愛宗族等事

人生宇宙皆同氣况此根心貫一機安用有生銜父
恤只愁無德報春輝挂方春老傷何及樹靜風號願

竟違更恨母慈臨訣日嗟嗟季役未成歸

馮夫人

解道先天易能哦擊壤詩只因居有習母謂女無儀
在姆師邊立從夫婦得公暮年尤尉意玉壻作門楣

費華文

士幾

二首

謹厚傳燕國寬和似蜀公材猷今世措論建古人風
閱世心猶壯憂時鬢已翁芸芸今有盡歸去得全終
三鳳齊飛日相期到白頭一立生處樂萬事死前休
風急啼鳥夜霜寒斷鴈秋懷人竟何極緘淚寄西州

張運判

師受

悃悃漢循吏咨詢周使臣知心三坐主報國兩門人

綵繡方趨戶，絲麻已在身。至今寒食路，孺慕鎮如新。

李郎中道傳 二首

太息金泉守，西歸空好音。孳孳求友意，懇懇愛君心。
謀道身多厄，憂時力不任。懷人今永已，爲世一沾襟。
解道公行止，江東老父兄。羣州垂瘵死，膚使爲更生。
民裕身逾瘳，時危命亦輕。潯陽江上月，猶傍諫書明。

武康主簿吳 詠

羯末誇君，從凝徽肖一之風。花搖切夢，梅雪照詩脾。

風花梅雪 日短烏聲急，天寒鴈影悲。廣輪高隱地，千

詠中語 古一漣而

天台張氏兄弟

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稱微羣動雲雲看夜
息萬生點點發春輝錯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根心貫
一機理道曹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

度周卿 正之母蹇太宜人

八十三年雪擢身直將簪珥當冠巾生兒須擬范孟
博論士亦知程伯醇在約能令家有塾居閒肯使食
無賓世間為母皆如此扶值三綱不乏人

朱文公命其子往從之

夫人嘗言今大儒惟

朱邵州 拱辰

杏園猶記賞花同忍看前旌照眼紅民命一絲懸
刻仁心觸處作春風棣華韡韡天倫厚清葉裳裳世

澤隆萬事紛紛緣手盡只將孝友詔無窮

袁侍郎

學術趨平實年來似寂寥豈無先後覺未左始終條
此老能深造諸公獨後彫平生寄心事髣髴見魚朝

諫中論覺云食罷飲湯忽驗和叔之覺魚朝昔公曾作衆魚朝輿圖

骭髒常三黜脂韋或萬鐘芸芸終有謝炯炯此何窮
雛允皆鳴鳳生涯僅老龍輪困憂世抱撫事轉冲冲

恭挽 寧宗皇帝

內禪踰三甲中興會百年歸疆纔汶上勒石未燕然
忽悵龍髯隨旋瞻燕翼傳遺民滿關洛南望涕滌漣
玉冊宗昭考寧王德比純官庭天事業廟室祖精神

遣莫俄臥馬書言痛獲麟人窮天亦感雨雪故連春

吳府君廣

篤信寧違俗徐行不競時與人交樂易處世事平夷
甚矣古常者傷哉今已而龍山春夜月長照鳳皇枝

陳寺丞

亦

人物晨星似如公正獻家皂囊真相業黃卷舊生涯
胡不歛心遺老而興大莖嗟天高那可問淚眼為麻查
聖主搜賢詔愚臣薦士書高岡看治鳳靈沼誓潛魚
時數自信詘帝心誰戚疏賚倉徒擾擾窮達不關渠
有子知乎否蒼生命益危共傷周赫赫誰叫廟謔謔
隨處皆蠲芥何方不繭絲斯人今已矣撫事轉傷悲

樊迪功景南

白鶴招人反舊廬舊人落落曉星疏正傷邢璧埋黃
壤又嘆燕椿非老株不見登山靈運屐空懸下澤少
游車死於平世君奚憾鴻鴈磬磬未奠居

叙州弟

與汝爲兄弟前年五十年並驅驂接輦偕立雁差肩
此意春融洩中年俗糾纏每期身蚤退白首對床眠
禍我天何酷子歸自古誠女孥俄別父宗直亦辭兄
家難已稠疊寇氛方滿盈分明天有眼不照此時情
人物寂寥甚天心分付誰禦戎傷畜縮講學病支離
吏橫民重足時危命一絲若人天亦靳撫事轉傷悲

楊子禮

事業古人謀寒鐙耿夜篝正青諸老眼枉白一生頭
牽確秋難熟嶮嶮日易收可憐鴻影斷老淚滴監州

文彭州 誠之

二仲嬋媽起清修自一家踐塗中險阻牢郡晚光華
氣談奔金虜威稜憺鐵耶料應九峯下朝露泣姚花

趙德安 希混

甲申露布告誅曦丙戌巴臺已磔禧或謂祿類非漢
患誰知田李遺唐危安州得禍聞人說荆莫上功惟
我知三十三年舊寮友胡風吹淚讀殘碑

楊叔介

尚記少年場英英兀老蒼鄂不齊挺秀蘭茁竟摧芳
老盡凌雲氣悲成捉月狂若人竒且折此事費平章

張通判

規摹都水監文采白雲仰奕葉皆華貫夫君獨屏星
滋滋熙世學藹藹擅詩聲耆老彫零盡從誰正典刑

魚耶孫氏

可堪風撼木不見雪盈簷髮髮緯愁春晝兒書課夜深
米鹽母我累惛獨是予心未報熊丸苦寒堂服已歛

仲女

荆江春夢斷虞殞夜蒐孤未及陪宗室應難耐舅姑
一時母從子百歲婦隨夫此禮緣情制臨風老淡枯

武康軍僉判師君

換卻野人服衣之從事衫人竹犧被繡我笑馬羈銜
客靜閒尊禁身疆閣杖函典刑那復見宰樹闕空巖

楊極父

高堂元祐脚下澤少游鄉

誌中

自得林泉趣不登聲

利場年方榮四且日已下三商有子翁無咎存心味

更長

存心
堂名

史合州

昔忝東川使知公主請長莫邪寧是利薶本未為疆
橫槩悲秋塞凝香送夕陽邊關正多事感慨卧龍岡

孺人譙氏

門閭冰似清
誰女復蘇甥
幸有室家樂
寧無兄弟情
減節雖未忍
歸衛不容行
獨歎諸昆後
鸞鳥封貴九京

李順慶 鎧

審紹方聞學
親承太史傳
才資元近厚
輩行最推賢
七任二千石
分符三十年
天廷無一跡
歸伴壑龍眠

高開國 素叔

並游英俊半
歸泉何事夫
君又弱焉廉
退風標留萬
口勤勞心事
入塵編團團
故步八千石
落落浮名四
十年除却江
東膚使在一
時舊話向誰
傳

高龍學

蜀自開禧後
西垂畏稟秋
更經兩單闕
盡棄五邊州

新沔依同谷中梁恃武休匆匆移米嶺往往阻金牛
蟠冢略逋寇益昌隨解舟近猶趨劍閣遠或至渝涪
棄守儕民旅奔軍齒寇讎亂生寧有豸衆潰已無鳩
伯也傷時父民兮作已憂外沈隨分定行止與天謀
高尚辭丹詔低面佐碧油封疆資屏翰原隰賴咨諏
事變方濡首人情苦掉頭誓言捐一死力與障橫流
固分爲忠鬼安能效泣囚訣辭貽子弟壯語駭朋儔
憤極拳穿爪兵交血染體不隨蛛志在甘遂遠巡遊
志士聞風起頑夫背面羞公身無復憾疆事更誰籌
學士標龍直文階列禁游湛恩沾骨肉新廟賁林丘
三祿雖玄厚百身安足酬遊魂如可作近事亦知不

懲敗從婁敬交鄰激叛侯未論輕漢鼎鼎長恐誤梁甌
後吏誰莽螫前修不憚留玉柱行有日丹旄送無由
泚泚河山隔皇皇兄弟求非惟在原急亦為念宗周
贈

贈易數雍堯俞

京君明受焦贛易其說長於交變分卦更直日用事
以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凡近數月遠一歲所
言屢中史號呼大叫遂謂房用之尤精嗟夫易以占
往來天地之消長萬古之廢興且莫之逃今以能言
遠一歲者為精之尤漢儒之陋可知矣考之傳况又
未必能言及一歲言乘傳奏事及涌水出近一月遠

數月耳逮其不密其身乃不自鏡見京易未易祗也
特其傳數而不論理易者少之雍君頗有志於學推
測休咎歷歷如見無徒効漢儒托經傳數則幾矣

贈資中王彥正風水說

祖宗山陵自永安以後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岡
阜演迤互為拱揖登永安縣之西坡望安昌熙三陵
在平川尤為卓絕蓋其地勢掌平凡一百十有三項
方二十里栢林環秀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考其始
初營下則安陵惟舊而昌熙以後乃以太祖生於洛
陽愛其土風嘗欲都之不果末年因西幸嘆曰朕生
不得居此死當葬此遂謁陵登闕臺西北向發鳴鏑

中其所曰我後當葬此他日弓劍既返即其地爲昌
陵而後來皆因之始亦不過以鳴鏑爲準蓋非有某
山某水之說而至今陰陽家咸謂東南地穹西北地
垂爲角音所利故能以安利不利吾不得而知也而
獨知夫初卜之意爲不若是也爰旣南狩庶事草創
隆祐之喪權上會稽而朝向適又與永安諸陵相
似亦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而隆祐攢宮正宅
其下吁開寶之行營敵自上意紹興之權厝事出倉
卒而山之朝向前後一體又於風水之說不相戾也
蓋有本不出諸此而未嘗不出諸此者也資中王生
雖本以風水名家而心目曠遠善識統體且能傳諸

卦義裁之以理非史巫紛若之比余一見而竒其有
識會離憂患俾營北域主賓一語乃決不數月乃克
襄事主生辭去請余言以信其說余固有感於風水
之多異說而溺焉者之不知返也乃書前說以遺之
以見夫王生善發山川之閔而人之得王生以發之
而俾死者有所歸皆非偶然也生乎其敬之重之毋忽

贈術士楊坤

開禧二年余自館職補外普人何大圭善論太一數
謂余曰子姑待之蜀且有亂余行至巴峽間而大圭
之言驗迨安公以戮曦聞余始還里蜀人往往能道
曩未授首時事謂眉人有楊坤者能先事言豆今觀

安公所題果信前聞之不誣也天下之生又矣一治
一亂蓋氣數屈信之變使然有不容已者雖天之愛
人不能使之常治而無亂然必為之生才以擬其亂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撫或哲或謀或肅或文
是理之在世間蓋瞭然若此而士之曠曠者往往一
術士之不若甚至辱身喪節吁其可嘆矣夫撫卷慨
然書而歸諸紳

贈太素陳純

術家者流自秦漢以後盛於世者已有所謂風角道
甲七政元氣逢占覆射挺專須臾孤虛望雲吞氣等
說其末益蔓則又不止是然大抵囿於陰陽之器乃

若察脉以知吉凶則於人之血氣經絡往來消息之
度而得之較諸他術最爲切近如鑿緩識二鑿子猶
是易事至鑿和遂能以君之疾知而覘其且若社稷
况一身之近者乎陳生挾此以遊諸公間數有奇中
其術不爲不精矣今自遂而歸成都也索余言文書
此以勉之

贈王彥正

嘉定二年余以心制里居宅兆未卜聞資中王直夫
雅善青囊之術即具書幣致之居三日余表兄高南
叔杜與登隈支山過蟠螯鎮歷馬鞍山未至山數里
直夫頓足而言曰由長秋山而下乾岡數里其下當

有坤申朝甲乙出之水子之先君子其當葬此乎卜而卜之果如所云遂爲今長寧仔旣又爲余言子未有室居子之先廬被山帶江其上有山與馬鞍之朝向若相似然隈支爲巽巳峯實當其前儻知之乎余曰而未嘗涉吾地而惡乎知之曰余以氣勢之所萃知之卜之又如其所云由是即其地成室是爲今白鶴書院直夫又曰書院氣勢之所鍾當有以文字發祥者余乃約十餘士之當赴類省試者會文其上是歲自類元王萬里而下凡得七人其不在得中者後亦接踵科第或以恩得官莫有遺者又曰白鶴書院雖得江山之要然此地堙鬱已久今一旦開豁呈露

則家于是山之下者其餘氣所鍾亦當有科級之應
是歲余弟嘉甫與鄰居誰仲甫同登即七人之選也
先是貢士題名于浮屠以問直夫直夫曰若在七級
則當七士後皆如其言凡此皆余一歲間身履而目
擊者自餘類此者不可勝數恐歲浸久而忘之姑隨
筆書此以記

贈術士孫守中

先王盛時瞽瞍與瞽皆得食于樂正大師小師教之
眊瞭者相之不寧惟是凡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凡
瘠瘵廢疾者各以其器食之蓋芻豢宇宙間無一民不
屬焉所以共明命而厚同氣也降春秋而此意亡往

往推筭之伎以糊其口而聽其自爲養上之人不及
知也吁亦既可憫矣而孫生不特自爲養也又將推
此以教其類則不亦重可愧乎吾鄙士苟相與扶持
之尚見警相師之意云

書龍協惠事

余自潼川造朝龍協惠以筆史從既遣還復思其人
從范殿撰借使久之未至余以臯去意不復我從矣
抵于湖協惠闖然來逆余且請爲范公進所撰地志
即馳還靖余爲言窮陬絕裔安以筆史爲其歸服爾
事保爾祿養爾親畜爾學乃爾久計則口舌目瞪若
弗惡志即而問之對曰昔也朝廷法從人所爭趨豈

欠一賤隸故猶豫弗敢前今日渠陽逐客則前之爭
趨者去之此正小人願效奔走之時已白吾父四方
上下惟主所命余嘆嘉之聽其竣事而自至亡何踰
嶺蹈谷跛曳以趨于靖故衣糲食承事朝夕視異時
事余于潼不懈益虔會副使關彼當次補請于今侯
不願速遷且俾後來者居已上夫即新而棄故趨利
而辟害者進而耻退樂貴而惡賤往往士大夫有不
免而一郡史能守之不渝此豈士見而然哉協惠方
守其說而余懼其以是取憎於俗也遣之使歸而識
其事于冊云

贈術士游大有

五谿天下窮處靖居五谿之窮而逐客又其窮者盱
江游大有挾術而來言纏纏可聽乃請一言以探窮
嗚呼其果有見耶抑其窮未有愈邪余雅愛顧顛之
語人稟命有定分非知力所移惟應共已守道信天
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微李徒虧雅道無關得喪或
有問於游生者試以是告之安知無以爲然而濟其
窮乎

送左舉歸廬陵

臨邛魏某讀易至艮會廬陵左行之東歸書以贈之
易中光明多爲艮發蓋人心遷於物則蔽闇止其所
則光明是以大象申之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曰所

言
三
曰位人心之本體所以官天地而命萬物也止非其所思出其位則志爲氣役物欲外遷而光明內蝕矣嗚呼行之尚敬之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一